

回眸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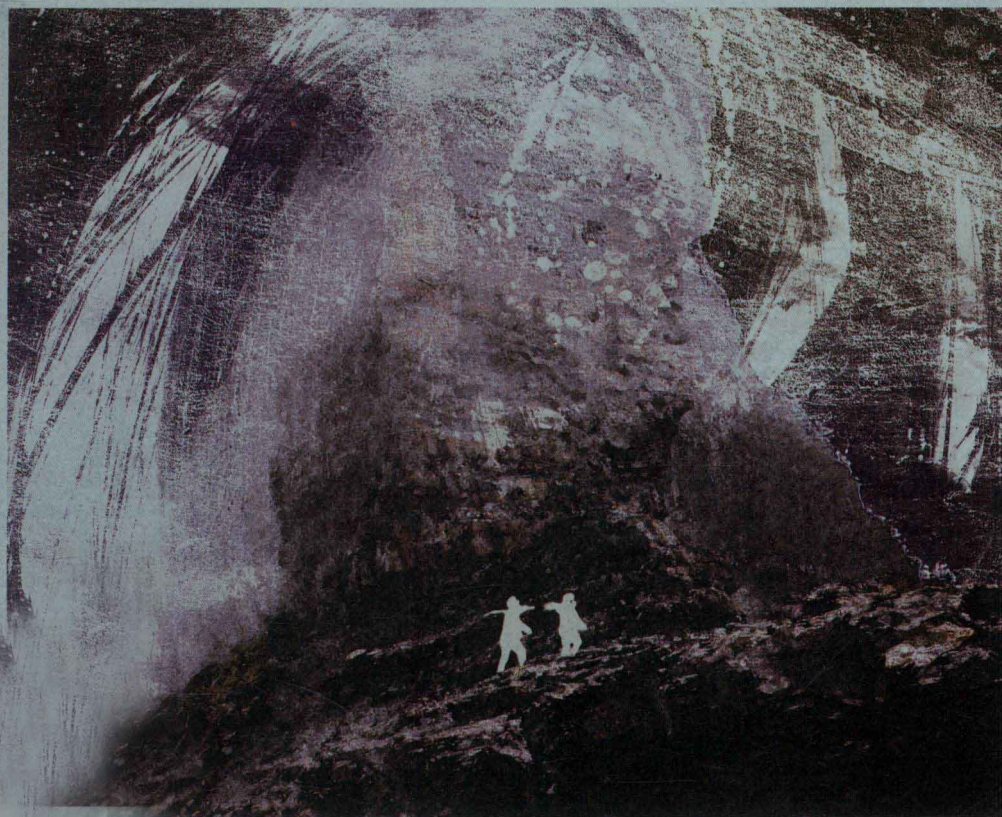
中國知青文學

一個世代的青春

一個世代的文學

一個世代記憶文本的回眸

王力堅◎著



回眸

青春
中國知青文學

王力堅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回眸青春：中國知青文學 / 王力堅著. -- 初版. -- 臺北縣中和市：Airiti Press, 2008. 09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86-84307-3-0 (平裝)

1. 中國當代文學 2. 中國文學史 3. 文學評論

820.908

97017205

回眸青春 中國知青文學

作者／王力堅

責任編輯／嚴嘉雲

執行編輯／林炫謀

校對／林秋芬

張碧娟

封面設計／黃曉鵬

出版者／Airiti Press Inc.

台北縣永和市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電話：(02)2926-6006 傳真：(02)2231-771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帳戶：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中和分行

帳號：045039022102

法律顧問／立暘法律事務所 歐宇倫律師

I S B N / 978-986-84307-3-0

出版日期／2008年9月初版

定價／新台幣 556 元

(若需館際合作使用，請聯絡華藝：2926-6006)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001 第一節 概念的釐析與選題的意義

014 第二節 知青歷史回顧

第二章 彩虹的誘惑——文革前的知青題材文學

039 第一節 時代與代表作

045 第二節 作品的社會效果

第三章 矯作的激情——文革中的官方知青文學

059 《崢嶸歲月》／《農場的春天》／《邊疆的主人》／
《征途》／《劍河浪》／《分界線》／〈理想之歌〉／
〈展翅篇〉

第四章 潛運的地火——文革中的知青地下文學

071 第一節 知青中的讀書風氣

079 第二節 詩歌創作

114 第三節 流行歌曲（歌詞）創作

127 第四節 小說與散文創作

第五章 傷痕與控訴——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一）

145 盧新華〈傷痕〉／竹林《生活的路》／孔捷生〈在小河那邊〉／葉辛《蹉跎歲月》／甘鐵生〈聚會〉／
陳村〈藍旗〉

第六章 彷徨與反思——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二）

- 159 王安憶〈本次列車終點〉／孔捷生〈南方的岸〉／
梁曉聲〈今夜有暴風雪〉／張抗抗〈白罌粟〉／陸
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陽》／鄧賢《天堂之門》

第七章 懷鄉與尋根——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三）

- 173 張承志〈黑駿馬〉／葉延濱〈乾媽〉／梅紹靜〈她
就是那個梅〉／張曼菱〈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史
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鍾阿城〈棋王〉／韓
少功〈爸爸爸〉／鄭義〈老井〉／李銳《厚土》

第八章 人性與原欲——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四）

- 197 王安憶〈崗上的世紀〉／鐵凝〈麥秸垛〉／老鬼
《血色黃昏》／王小波《黃金時代》／嚴歌苓
《天浴》／林梓〈水魘〉

第九章 解構與顛覆——新時期的知青文學（五）

- 211 池莉〈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林白〈致一九七
五〉／韓東《繫根》／劉醒龍〈大樹還小〉／畢飛
宇《平原》／李洱〈鬼子進村〉

第十章 紀實與網路——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六）

- 229 「老三屆著名作家回憶錄」叢書 / 鄧賢《中國知青夢》 / 「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 / 知青業餘作家寫的紀實文學作品 / 邢奇《老知青聊齋》 / 知青網路文學 / 胡發雲：走向民間，走向現實，走向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

第十一章 移民成長記憶——知青文學的特殊屬性

- 247 第一節 「移民」屬性
253 第二節 「成長」屬性
260 第三節 「記憶」屬性

第十二章 有關知青文學的質疑與爭議

- 270 第一節 知青理想主義的質疑與爭議
279 第二節 知青懺悔意識的質疑與爭議
288 第三節 知青話語權的質疑與爭議

297 參考書目
299 後 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概念的釐析與選題的意義

一、概念的釐析

所謂「知青文學」，關鍵詞無疑是「知青」。「知青」即「知識青年」，確切說稱「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如今社會乃至學界，對有關知青及其相關概念的定義與關係常有混淆，須進行必要的釐析。

(一) 知青與老三屆、紅衛兵

(1) 知青——是在中國大陸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的世代。它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謂有文化的青年，而是專指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直至八十年代初的幾達三十年時間中，曾在學校受過教育，然後在「上山下鄉」的特殊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組織到農村或邊疆從事農、林、漁業生產的城鎮戶籍^①青年人（事實

^① 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當局實行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集中力量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禁止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逐漸形成城鄉分治的格局。1958年，人大常委會通過《戶口登記條例》，即是戶籍制度的確立，城鄉界限從此被嚴格



上是青少年）。雖然名義上稱「知識青年」，其實往往是既缺乏知識，亦尚未成青年：按照規定（毛澤東的說法），下鄉者是初中與高中的畢業生，但是那個年代，在學校學不到多少知識，即使高中畢業，知識程度也十分有限，初中畢業就更不用說了，到後來，小學畢業生升不了學的也都要下鄉了。因此，缺乏知識的情形可想而知（通過堅持自學獲得知識者另當別論）；而其中初中畢業以及未畢業或只有小學畢業者，年齡就只有十四、五歲，事實上，未足十八歲下鄉者佔相當的比例。

免下鄉者有幾類：(1)直接分配工作，一般到工廠、服務行業。(2)當兵。這就需要有特殊背景，如：父母輩是軍人、高幹等。(3)家庭困難、兄弟姊妹已經有人下鄉。但這個條件最不保險，一旦「政治需要」（如出身不夠紅、遇上運動風口及高潮等）還是得下鄉。(4)因病免下鄉。後來也有人鑽這個空子，裝病逃避下鄉。(5)具有優異的文藝體育才能，獲對口單位招收；但這種安排並不普遍，不少有優異文體才能的人才是下鄉後才獲機會招選進對口單位的。如當代中國圍棋界有「棋聖」之稱的聶衛平（1952-），1969年插隊北大荒^②軍墾農場，到1973年春，國家圍棋隊重新組建。聶衛平才入選由三十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手所組成的集訓隊，由此開創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聶衛平時

固定下來。以戶籍為標誌的城鄉分治格局，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的經濟以及文化差異，因而儼然形成兩個經濟與文化迥然相異且落差極大的世界。

^② 指黑龍江省北部包括三江平原、黑龍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在內的廣大荒蕪地區。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批復員轉業軍人、農民，以及知識青年匯集於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墾殖，創建了一大批國營農場與軍墾農場（即生產建設兵團的基地）。

代——橫掃中國棋壇，且創造了四屆中、日圍棋擂台賽連勝十一場的驚人紀錄。

知青是個體稱謂亦是集體稱謂，即可以指稱曾經上山下鄉的某個人，亦可指稱上山下鄉的這一世代人。換言之，知青不僅可以界定一個個體的特質，亦可界定一個世代的特質。事實上，後者的涵括性與凝聚力更強，前者往往不由自主依附於或趨歸於後者，否則難以理解那些下鄉才一、二年的知青（如知青作家朱曉平與李杭育^③等）能有那麼強烈的知青情結。這個特性應是來自於長年累月集體主義教育的影響，是根深柢固的集體主義認同，群體意識潛移默化地統攝著個體意識。此外，「知青」本是個歷史概念，但時至今日，人們仍然習以為常地用此概念稱呼有知青經歷的人（照理說應稱為「前知青」）。故此，本書亦「入鄉隨俗」地稱這些「前知青」為「知青」。「知青作家」之類的稱謂，也正是這種「誤讀」的結果。

(2)老三屆——指1966-1968年三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在大陸，入學那年稱「級」、畢業那年稱「屆」。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或「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就「停課鬧革命」，後來雖號召「復課鬧革命」，但無課可復。1966-1967年，正是文革最為緊張熱鬧的時期，六六、六七屆根本沒機會分配就業或升學，小學畢業生進不了中學。到了1968年，連著三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壓積在一起，小學、

^③ 朱曉平（1952-），1968年12月下鄉，1969年9月參軍；李杭育（1957-），1974年下鄉，1976年回城。二人下鄉的時間很短，後來卻寫了大量知青小說，前者有「桑樹坪」系列，後者有「葛川江」系列。



初、高中就校舍而言，也難以維持正常升學系列，大學已經停止招生，高中畢業生根本無升學機會，各行各業的生產也近乎停頓，初、高中的畢業生就連分配工作的機會也沒多少了。於是，基本上只剩下上山下鄉一條路可以走。「老三屆」也就別無選擇地成了1968-1969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高峰期的主力軍。

(3)紅衛兵——文革初期，各種學生組織蜂起，名稱紛雜。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張承志與駱小海、卜大華、鄭桃生、王銘、張曉賓、熊剛、宮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東平等十七名學生在北京圓明園遺址討論時局商量對策，由張承志提倡用「紅衛兵」作為自己組織的名稱，意即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大家一致贊成。「紅衛兵」的名號打出後，反應奇佳，倣倣者日眾，迅速成為各地學生組織最為「吃香」的名稱。從1966年8月18日起，毛澤東連續八次在天安門檢閱來自全國各地超過一千萬的紅衛兵。就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時，北京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就有了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插曲——

毛問：「叫什麼名字？」

宋答：「我叫宋彬彬。」

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

宋答：「是。」

毛說：「要武嘛！」

青年衝鋒隊。儘管如此，紅衛兵畢竟只是自發組成的學生團體，始終沒有統一組織，每個學校都有數量不等、名稱不同的紅衛兵組織。進入七十年代，紅衛兵風光不再，但仍作為學生組織保留在初、高中，並曾一度欲取代共青團（共產主義青年團）^④。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轉發共青團十大籌備委員會《關於紅衛兵問題的請示報告》，宣佈取消各地的紅衛兵組織。^⑤

由上可見，並非全部老三屆都是紅衛兵，在同一時間段（1966-1968年），老三屆的概念大於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到1978年方取消，在此之前，在校初、高中學生大多隸屬紅衛兵組織（黑五類^⑥子女及本人政治表現不佳者除外）。因此，在整個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概念又大於知青。

（二）知青的分類及知青經費補貼

「上山下鄉」只是一個籠統地說法，事實上，知青的去向有好幾種，按照大的去向也就可劃分為如下幾種不同類型的知青。

（1）下鄉插隊知青——即散佈各地農村，插隊落戶的知青。這是知青世代中人數最多者。下鄉插隊知青雖然文革前就有，如

^④ 1975年，在共青團「十大」籌備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提議，把共青團和紅衛兵兩個組織合併，定名為「紅衛兵」。然而當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78年10月16日召開時，文革已經結束，王洪文亦已成為階下囚，共青團和紅衛兵合併的提議自然未能實現。

^⑤ 這裡僅僅是就以紅衛兵為名義的組織而言。事實上，文革初期學生自發組織的紅衛兵、中央文革支持的紅衛兵，乃至文革後期（七十年代後）的紅衛兵，都很大的不同。而在自發組織的紅衛兵中，又有「老」紅衛兵和後來的紅衛兵之分，在後來的紅衛兵裡還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之分。造反派紅衛兵從開始到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但是最後也被鎮壓。

^⑥ 黑五類：在中共階級劃分政策下，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統稱為黑五類，在歷次政治運動都是被鎮壓、鬥爭的對象，平時則被監督改造與管制。黑五類的子女則長期備受排擠、歧視與打擊。

侯雋^⑦，1964-1965年間各地也有小規模下鄉插隊，但大規模下鄉插隊還是在文革。總的來說，下鄉插隊知青一般是以小組（幾人到十幾二十多人）為單位到生產隊，組成知青集體戶；也有幾十個人一起到一個村子，組成類似青年隊的集體大戶。在集體戶中，知青幹活掙的工分所得歸自己，口糧等實物收入則歸集體戶，共同生活，輪流做家務（包括照料集體戶的自留菜地與家禽牲畜）。也有少數分散住到農民家庭，特別是早期下鄉者或者同一集體戶的知青同伴多數離開後所剩餘者。

由於中國農村大多貧窮落後，所以下鄉插隊知青的生活一般都比較艱難困苦，問題也比較多，如打架、盜竊、抽煙、酗酒等。跟當地農民的關係有好的，也有很不好的，有欺負農民的，也有被當地人（尤其是幹部）欺負的；如在爭取離開農村的問題上，下鄉插隊知青往往又被當地人所操控，女知青也往往因此而受凌辱。

出身自下鄉插隊知青的作家，雖然沒有出身兵團知青的作家那麼突出，但由於跟鄉村、農民的關係更為密切，因此有機會接觸、浸濡、探索更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文革後新時期尋根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大多就是下鄉插隊知青作家所引領。具有顛覆性的後知青文學也大多出自下鄉插隊（尤其是後期下鄉插隊）的知青作家。

(2)兵團知青——兵團即各地生產建設兵團（及農建師），

^⑦ 侯雋（1943-），女，原籍北京，1962年高中畢業後放棄高考，隻身從北京來到天津寶坻縣寶家村安家落戶，成為文革前知青的先進典型人物。

以農墾戍邊為主要職責，屬於准軍事單位。有較為嚴格的徵選標準^⑧，雖然沒有徽章卻能分發軍服裝備，少數人還能配備武器，在崇尚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的年代，這對年輕人無疑是致命的誘惑力。1960年代初，上海等城市已組織青年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但到了文革，才有大規模城市知青奔赴各地生產建設兵團。

兵團的集體化管理（包括生產、生活與思想）以及薪酬津貼、口糧配給、公費醫療等福利制度，使兵團知青的生活比插隊知青優越許多。但在個人人身自由上，卻遠不及插隊知青，不能隨時離開兵團外出，沒有招工機會，基本上屬於被動紮根勢態。因此，到了後期，特別是某些地方（如雲南）兵團轉農場（准軍事的光環消失）後，原本就長期存在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惡化，如打群架、與地方農民的衝突、知青中的生活貧困或頹廢、幹部欺負凌辱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等問題叢生。

^⑧ 當時生產建設兵團招收城市知識青年必須經過政審，政治審查的標準一般為「本人作風正派，家庭和本人歷史清楚，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有下列情況的中學畢業生，兵團不予接收：（1）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現不好者；（2）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3）直系親屬被鎮壓者；（4）有海外關係或社會關係複雜而不清楚者；（5）本人道德品質敗壞或思想反動者。然而，具體執行時有所出入。如「華夏知青網」網友DDN稱，在文革初期（1966年），他作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徵招工作組成員到上海徵招支邊青年，當時的情形與文革中生產建設兵團的招收標準不太相同。當時對家庭出身沒有限制，什麼出身都收。對本人表現基本沒有限制，只要不是服刑人員就收。不符合招生要求的主要在以下幾方面：（1）身體殘缺或有嚴重疾病；（2）不是上海戶口的；（3）年齡不屬於青年的；（4）有正式工作的。還有個特別的情況是，當時要求招收的男女比例是50%對50%，以防將來找結婚對象比例失調。不過，徵招工作組儘量多招點男的，因男女工資待遇一樣，而男的較能幹活，將來不易離開。然而上海方面拼命要多塞給女的，可能上海社會青年中的男女比例已經失調，女性多於男性。

或許是兵團群體生活的戲劇性及衝突性使然，有轟動效應的知青作品與有成就的知青作家（尤其是早期）大多出自兵團知青，如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鄧賢的《中國知青夢》等。

(3) **農林場知青**——政府有組織地將初、高中畢業生整批地安排到國營農林場，這樣的知青則可稱為農林場知青；有的農林業部門則將本系統學校的畢業生安置在本系統的農林場，亦可視為特殊的農林場知青。除了沒有准軍事的色彩與光環，農林場知青與兵團知青大體相同；不同的是，兵團所在地大多在邊疆，自然環境條件較為艱苦，一般的農林場分散在內地，自然環境條件相對要好些。然而，沒有准軍事的色彩與光環，在當時以及後來，卻也往往使農林場知青不像兵團知青那麼具有較為強烈的榮譽感及凝聚力。或許是如此，反映農林場（不包括由兵團轉農林場）知青生活的作品並不多見。

(4) **回鄉插隊知青**——指城鎮戶籍的初、高中畢業生，返回農村原籍插隊落戶，但不包括農業戶籍的農村回鄉知青^⑨。在招工、招生、徵兵機會方面，回鄉插隊知青跟下鄉插隊知青相同。早年的知青典型之一邢燕子^⑩就是回鄉插隊知青（另兩位典型，侯雋是插隊知青，董加耕^⑪則是農村回鄉知青），文革時期，回

^⑨ 按照社會及學界慣例，回鄉知青不在「知青」討論範圍，因此本書在論述知青歷史、尤其是文學史，亦基本上不涉及回鄉知青，如：賈平凹、路遙、莫言等。

^⑩ 邢燕子（1940-）女，原名邢秀英，天津市寶坻縣人，從小跟爺爺在農村老家長大，父親是天津市一家工廠的副廠長。1958年，邢高小畢業後沒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區，而是回到家鄉寶坻縣大中莊鄉司家莊村務農，成為文革前最著名的知青先進典型。

^⑪ 董加耕（1940-），原名董家庚，江蘇省鹽城縣葛武鄉人。1961年高中畢業，

鄉插隊知青人數大大少於前述三類知青，主要原因是「集體主義」觀念使然。然而，由於地緣及人緣關係，他們在招工、招生、徵兵方面的機會，有時候反而會比下鄉插隊知青要多些。

回鄉插隊知青基本上是落戶到原籍農村的親戚家中，或者是單獨成戶（除非同時幾人一起回鄉），因此就沒有下鄉插隊知青集體戶的生活體驗，相對來說，他們的生活顯得比較單調平淡。或許也正因如此，日後知青文學創作中，極少看到回鄉插隊知青的身影。如散文家趙麗宏（1951-）是知青作家群中少見的回鄉插隊知青，但其大量的作品中，反映知青生活的卻也不多。

（5）「幹校知青」——一些中央及地方機關的幹部子女，被安置到父母所屬的五七幹校^{⑩⑪}，被稱為「幹校知青」，似乎不屬於國家政策統一規劃，而是有關單位自行規劃；後來有的「幹校知青」轉到生產建設兵團，也有招工離開的；在幹校時期，不像其他知青那樣有安置費等補貼，但文革後經過爭取也獲算工齡。

（6）「隨戶知青」——文革前至六十年代末，不少地方動員城鎮居民全戶一起下放插隊（包括回原籍），即所謂「成戶下鄉」^⑬。這些隨家庭下鄉的青少年或可稱為「隨戶知青」。這些

放棄獲保送進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機會而立志回鄉務農，同時將名字改為董加耕，被譽為「新式農民」，成為文革前回鄉知青先進典型。

^⑩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在這封後來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根據毛這個指示，自1968年起，全國各地辦起大批幹部學校，簡稱五七幹校，以安排各級幹部下放勞動。

^⑬ 事實上，毛澤東著名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就是出現在一篇有關城鎮居民「成戶下鄉」報導的編者按語中。詳見後文。

青少年有原居城鎮和所在學校證明，經接收縣知青辦公室批准後，按下鄉知識青年對待；但除了安置費少於下鄉插隊知青外（見下），招工、招生等，也往往被排擠在外。然文革後經落實政策，還是獲得承認工齡。如下鄉時不滿十六周歲，當在農村自然成長滿十六歲後，參加農業勞動，後經落實政策返城參加工作的，其工齡可從滿十六周歲後參加農業勞動的時間算起，與參加工作後的工齡合併計算。倘若是黑五類子女，在安置補貼以及招工、招生、徵兵方面就無法獲得與下鄉知青同等待遇，不過文革後回城參加工作的工齡按政策改正從回鄉起計算。

(7)關於知青經費補貼^⑭——下鄉插隊知青，國家規定撥給安置費，主要用於修建住房，購置必要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以及下鄉青年的單程路費、行李運費和第一年的生活困難補助。具體的費用，各地有所出入，大體情況如下：1973年前，單身下鄉插隊者平均安置費二百三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人民幣，下同），成戶下鄉者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1973年調整為單身下鄉插隊者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1973年調整不見提成戶下鄉，大概那時成戶下鄉政策不再執行^⑮），到內蒙古、新疆等牧區的，每人七百元。回鄉插隊知青投親靠友者安置費平均五十元，獨立成戶者按照下鄉插隊知青計（平均四百八十元至五百元）。

^⑭ 這裡所介紹的知青經費補貼是就全國性範圍的情況而言，不能排除個別地區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如有廣東知青反映，他們那裡文革前下鄉的知青無任何補貼，而文革早期（1968年前）的農場知青也無任何補貼。

^⑮ 如山東淄博市志（http://www.zibo.gov.cn/article_show2.asp?ArticleID=1392）載稱，淄博市於1970年停止動員成戶下鄉。